



众神的花园

沈从文的湘西

曹乃谦的雁北

曹乃谦讲述的生活原生态

曹乃谦

著

众神的花园

曹乃谦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众神的花园 / 曹乃谦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4. 8

(大风原创散文系列)

ISBN 978-7-5404-6799-9

I. ①众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47974号



众神的花园

曹乃谦 著

出版人: 刘清华

丛书统筹: 苏日娜

责任编辑: 龚煌景 (龚湘海) 刘雪琳

版式设计: 周基东工作室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1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0 mm × 1230 mm 1/32

印张: 8

字数: 200,000

印数: 1-10,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6799-9

定价: 22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0731-85983028

目录

第一辑

- 002 进城
- 007 报名
- 011 村猴
- 016 赛仿
- 021 扫盲
- 026 积肥
- 031 串门
- 037 菩萨
- 042 梦梦
- 046 离别
- 052 思念

第二辑

- 058 治病
- 065 耍孩儿
- 070 冻柿子
- 074 打酒
- 077 挂面
- 080 相片
- 085 自行车
- 088 饺子
- 093 拉炭
- 097 谷面糊糊

第三辑

- 102 老汉
106 斋斋苗儿
118 小寡妇
123 亲圪蛋
134 英雄之死

第四辑

- 144 山药蛋
152 山丹丹
157 豆豆
162 根根
169 荞麦
173 二兔

第五辑

- 180 哈罗，雷鸣
184 扫院老汉武师傅
190 女孩
194 板鸽

第六辑

- 206 男人
210 蛋娃
220 晒阳窝
227 天日
234 老银银
242 贵举和他的白脖儿

第一辑

进城

我一到了大同就生病，一回了村就好了。我妈就常年把我寄放在应县村里姥姥家。我妈是大同和姥姥村两头跑，在大同住一段日子就回了姥姥家，在姥姥家住一段日子就又返回到大同。

我姥姥家除了我表哥忠孝外，还有一个孩子。那是我姨妹，叫玉玉。她是我姨姨的孩子。表哥叫我姥姥叫奶奶，姨妹叫我姥姥也叫姥姥。

那天后晌，表哥到大庙书房上学去了，我和姨妹在姥姥院推着大人们用的那种独轮车正玩儿着，听见街门在响，我一转身，是我妈进院了。

我妈是带着姨姨到大同看病去了，我已经有好长好长时间没有见到我妈了。我高兴得“妈妈妈”地叫着，张开两臂迎着她跑过去。当我跑到了她跟前，她一下子把我给推向一旁。我没防住她会这样，后退了两步没站稳，朝后倒在地上，跌了个屁股蹲儿。我愣了一下后，正要张开嘴哭，可她却先哭开了。她不是哭，是放声嚎：“妈唉——妈唉——”

“妈唉——妈唉——”她就嚎就往院里走。

我妈这么一嚎，我不敢哭了。

姥姥和七妗妗从堂屋跑出来了，姥姥就跑就问，“换子换子，咋

了咋了？”我妈没说她是咋了，就嚎就掀转过身，又往街外返去。

我爬起来，跑着冲在她们前面。

街门外，停着辆毛驴拉的小平车。一个我没见过的老头，正举着我家的那个日本军用水壶喝水。他那样子像是在吹军号。

我妈她们也都急急地出来了，围住小平车。

小平车上苫着盖物，盖物的白里子迎了外，被弄得脏兮兮的。我觉得盖物下面好像是苫着个人。我正要揭启盖物看，我妈又把我拉扯到一旁。她揭开盖物。

盖物下面是我姨姨。

姨姨的鼓症病没看好，死在了大同的医院。我妈雇了毛驴车把她拉回来了。姨姨就像是睡着似的，还是那么好看，只是脸色有点苍白。

姥姥一下子趴在盖物上，手摸着姨姨脸，放声哭：“二女二女呀，你咋不给妈活呀，二女二女，我的二女呀——”

我姨妹在那些日一直没有放开声地哭过，要哭也只是流眼泪，脸让脏手抹得一道一道的黑，也没有人顾着管她。人们都在忙着办丧事。

那是个春天，当时我是六周岁。

那天我表哥在大庙书房背书没背对，让先生拿戒尺打了板子，打得很厉害，左手掌膀肿得端不住碗。姥姥把黑酱给他抹在手掌上，说这样就不疼了。我问他疼不了，他笑着说疼不了。就说还就伸出舌头舔手掌上的酱。我妈说表哥，你不好好儿学习就短个挨板子了。表哥不敢笑了，我看着他笑。我妈突然对我大声说：“你甬笑！你也不是个好好。尽在村里耍了，我看这回就跟我回大同念书去哇！”我妈说的“好好”，是好孩子的意思。这是我们应县的土话。

可我不想到大同，我从心里头就觉得大同城不如姥姥村好。我说我想跟着表哥就在大庙书房念书。我妈的脸一沉，说，“大同念！”

我和我妈走的那天，是姨夫送我们进的应县城。姥姥村到应县城是三十五里地。为了能赶住应县到大同的长途汽车，我们黑黢黢就起身了。姨夫背着包包裹裹，我妈背着我，我背着七舅舅用过的一个书包，里面是他和表哥念过的几本书。

在我妈的背上我又给睡着了。当她圪蹴下来说让我自己走，我才醒来，才知道天已经大亮了，才知道我们已经进了县城的长途汽车站的大院。院里一满是难闻的汽油味儿。

我们上了车，姨夫回去了。

车是大卡车，车厢上铺着席子，让人们坐。汽油味儿呛得我一阵一阵的恶心。加上路不平，车一颠一晃的，我难受得直想吐。

过了怀仁县往前没开出几里，汽车坏在了路上。让人们下车，男人们帮着把车推到路边儿，驾驶室的那两个人钻到车底下修车。

车坏了我很高兴，这样就用不着在车上被人挤，下了车后我躲得离车远远的。这样我就闻不到汽油味儿，就不恶心了。

太阳过了正午，车修好了。可没开出多少里又坏了，又修，一路坏了好几回，修了好几回，到了半后晌时，说是彻底坏了。这个时候，离大同还有二十多里。驾驶室的两个人留下一个看车，另一个人说回大同要车，让乘客们等着。

等着等着有人沉不住气了，说不等了，站起要走。有人说要走咱们一块儿走，然后就问大家谁还跟着走。先是有有一半的人响应，后是一多半，那人最后问我妈和另一个女人。那个女人只抱着一个两岁多的小孩，我妈可是还有捆在一起的几个包包裹裹，里面是山药蛋，黄米这样的粮。

我妈问我说能走动走不动。我说能。我早就不想坐这辆烂汽车了，我是不想再闻那恶心的汽油味儿了。

我妈说，“妈背着一百多斤东西，妈可是再抱不动你，你能走动？”

我坚决地说，“能！”

前头早有人出发了。我妈跟那个女人说，要走就赶快地往上跟。

我妈背着东西，我走在她前边，那个女人抱着小孩，我们四个人一直是走在队伍的最后面。

走着走着，天黑下来了。我们和前面的人差着老远老远，只能看到前头那些人的影子。我妈急了，说招娃子你快快的，拉在后头看叫狼叼走的。我实在是走不动了，但也不敢说出来，咬着牙紧跟。又走着走着，听到前头有人说话。原来是到了一条河，那伙人就喝水就歇缓，看样子也是在等我们。他们说这是七里村。

我也早就渴了。我饿是不饿，我的书包里除了装着书，还有办完丧事的鬼馍馍，还有煮鸡蛋，中午等着修车时，我和我妈都吃过了。

周围黑乎乎的，水面白白的，我们赶快都趴在河边，狠狠地喝了一口气。

见我们喝完水，有人说，“快走快走，再有七里就到了。”说完那伙人站起就走。

喝了水，歇缓了一会儿，我们也能跟紧他们。可走着走着，我就又不行了。我是脚疼。我穿的是新鞋，是姪姪过大年时给我做的，可新鞋的帮子硬硬的底子硬硬的，穿着不舒服。我就还穿旧的。可到大同呀，我妈非让我穿新的。穿新鞋走短路还行，可以慢慢地走小心地走，可走长路就不行了。新鞋的帮口硬硬的，像刀子在刻着我的脚。我的脚面好几处地方疼得我实在是受不了。我渐渐地拉在了我妈的后头。

“快！跟上！”我妈说。我说我脚疼。

“不行！走前头！”我妈冲我喊，“来！拿书包来！”

我就走就把书包从肩膀上卸下来给了她。没有了书包肩上是轻省了，可脚仍在疼。我妈见我又放慢步子，而且我们距离前面的人也越来越远了。就连原来跟我们相跟着的那个女人也看不见了。

我妈冲着我屁股就是一脚，差点把我踢倒。

“走前头！拉在后面就短个喂狼了。”

除了能看见路两旁的树影子，别的啥也看不见。我好像是觉得狼就在我俩的后面追着。我把鞋脱了，提在手上。鞋帮不刻脚了，可脚底板又让石头硌得我疼。我不管了，流着泪，咬着牙，往前跑。我妈也小跑着紧跟着我。当我们一口气追上了前面的人时，听到了有狗的咬叫声，我们这是到了大同的南关。

又往前走走，进了南城门洞。眼前亮了，马路边有家铺子点着电石灯，灯前摆着盆，盆里是茶蛋。我大声说：“妈！没狼了！”说完就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我不是箝死耍赖，我不是想吃那盆里的茶蛋，我真的是脚疼得就连一步也不想再走了。

我抱起脚才看见，我的两只脚被鞋帮刻破的几处地方，都在流着血。

报名

我们家住在大同市城内东北隅的草帽巷十一号，这是个很整齐的四合院儿，东西南北都有房。我们家住东下房。

高果果是房东的女儿，比我大五岁，可我妈教我叫她果果姨。果果姨喜欢我，我也喜欢她。她领我出街玩儿，别的孩子就不欺负我。

果果姨放学回家，见我家开着门就进来了，问说招人是不是回来长期住呀？我妈说这次我是想叫招人来大同念书，你明天领姐到学校给他报个名。

果果姨说报名上学那得是在秋天，现在是春天，学校早就不招生了。我妈说他爹到太原上党校去了，我不懂得这些，就把他跟村里给引来了，省得他在村里头瞎混。我说我又不瞎混，大庙书房的陈先生老夸我。果果姨听我这么说，问我，招人你在村里上学？我说我老常在村里的大庙书房念书。

姥姥村里有个大庙书房，我表哥就在大庙书房念书，我也常跟着去书房玩耍。书房的教书先生姓陈，一看见我来了就说，招人俺娃人家哇俺娃上炕哇。有时候我就真的上了炕听陈先生讲课。这次我的书包里就装着表哥在大庙书房念过的几本书，我把书拿出来给果果姨看。果果姨接过看看说，哟，这都是老书。她又问我，招人你认得这上面

的字吗？我没说我认得认不得，我说我会背，她就让我背，我就背操着手，背起来。

果果姨用佩服的眼光看着我背，听着我背。其实我是东两句西两句地瞎背。果果姨跟我妈说，换梅姐，招人真行，我已经是高小二年级的学生了，可也没如他会背。

我妈是半个字也认不得的文盲，更听不出我是在背啥。果果姨又跟我妈说，换梅姐我想起了，招人能上学了，半路不招生，可半路是可以跟外校往来转学生的。她说明天我就领你们去我们学校。

果果姨在我们家附近的西柴市完全小学校上学。

当时的小学分初小和高小，初小的学制是四年，高小是两年。学校里又有初小又有高小，就叫完全小学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背着书包和我妈跟着果果姨到了她的学校。她把我们领到了教导处，在门口指给我们一个人，说是主任，让我们进去找他。我妈按照果果姨在路上教给的，一进去就跟主任说，我的孩子是来转学的。

主任愣了一下说，“转学？”他伸出手，“那我看你们的手续。”

我妈指着我的书包，跟我说，俺娃掏出来让这个舅舅看看。

我跟书包里掏出我的书。这都是大庙书房的陈先生手工用麻纸装订成的、又用小楷毛笔抄写成的那种手抄本。有《百家姓》有《千字文》还有《四言杂字》。

我把这三本手抄本捧给主任舅舅。他接过翻翻说，这是什么？手续呢？他又问我妈，“转学的手续呢？”

我妈说，“你先听听。我娃娃会背。”她又捩转头跟我说，“俺娃给舅舅背背。”我听了我妈的，就大声地背起来：“天地黄黄，宇宙黄黄。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。寒来暑来，秋收冬藏。孔曹严华……”

可能是我的应县话口音主任舅舅听不懂，他打断我的背诵，问说，

“你这背的是个什么呀？”我说，“我背的是四书五经。”他说，“这就是四书五经？我咋一句也听不懂。”

实际上我背的这些内容我也不懂。于是我就把我能懂得的背起来。我心想，我懂的，你就也能听得懂。

我又大声地背：“猪狗牛羊，砂锅铜瓢。红枣黄梨，花生核桃。叉耙扫帚，锄头铁锹。豆角葫芦，萝卜山药……”

可能是我背操着手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和就背就左右摇晃的样子很可笑，教导处的几个老师都放声大笑，有个老师还笑得直拍打肚子。我妈也听出我是在背什么了，也得意地跟着笑。

可我白背了，他们不收我。

主任舅舅解释说，一个是因为我们没有转学手续，再一个是因为我还不到七周岁。他说他们学校今年最小只能是收到属相是属鼠的。而我是属牛的。

果果姨在教室外面等我们，问我报了名了吗？我妈跟果果姨说，“娃娃背得恁好，可他们却不要，嫌娃娃小。”果果姨说，那就等明年秋天的吧。她还教给说，“换梅姐你记住，阳历的八月底前就得拿着户口本到学校去报名。”

上午我跟着我妈到了五舅舅家，五舅舅在城内东南隅的仓门街九号院住。

吃完饭，忠义表弟说要跟表哥耍，也要跟我们，五舅舅不让他跟。我妈说，跟上哇，正好招人也有个伴儿跟耍。五姪姪说，我有个想法我觉得挺好的，如果二姐夫同意的话，那就把玉玉过继到您的名下那就是更好了，省得招人一个人。我妈说，过继的事好是好，可她爹同意不同意呢？那等以后再说哇。

我妈抱起忠义，拉着我的手，往我们家返。

进了我们草帽巷十一号院，我说我领表弟去看花儿捉蝴蝶。我妈

把怀里的表弟放下地说，去哇，别掐人家高爷爷的花儿，我说噢。

房东高爷爷好种花儿，当院围着垒了四排矮砖墙，上面都摆着大的小的花盆，种着各种各样的花。

我和表弟正玩着，西下房的宝宝过来了。宝宝比我大好几岁，可他也不上学。他一见我就骂我“村香瓜”，我不想跟他玩儿，就拉表弟回家，可表弟不回，他想捉那只落在花儿上的白蝴蝶。可没等到他的手伸过去，蝴蝶飞了。宝宝指着一朵花儿说：“来，你捉这个你捉这个，这个好捉。”表弟听了他的，把手伸向了那朵花。我一看，那朵花上面落的是一只野蜜蜂。我赶快说：“别捉！蜇你呀！”但是迟了，表弟的手已经伸上去了。一下子，表弟的手心儿让野蜜蜂狠狠地蜇了一下，表弟甩着手，哇哇地哭。宝宝高兴得拍着手叫。

我妈从家里跑出来，她问清是怎么回事后，拉住宝宝的胳膊，把他拉进了西下房，那是宝宝和他奶奶的家。

我听到我妈大声地和宝宝奶奶说：“咱们把话搁在前头，宝宝如果再欺负我们孩子，可别赖我不客气。”说完，放开宝宝出来了。我妈见院里有邻居出来看红火了，她又大声地冲着西下房说：“小王八蛋你再敢欺负我孩子，我非给你点颜色不可。”南房刘奶奶也冲着西下房大声说：“这个宝宝专欺负小孩子不说，心眼儿还毒，那回把我外甥推倒在脏水坑儿，弄了一身臭泥。”

没有在大同上成学，我妈就又把我也送回了姥姥家。就在这一年，姥姥村的大庙书房改成了“钗钺村初级小学”，学校也有了省里统一的教学书了。可村人们还是叫这个小学叫大庙书房。我也还是经常去大庙书房，去听老师讲课，听“狐狸和乌鸦”、“狗和公鸡”这类迷人的故事。

第二年，也就是1956年的秋天，我再次返回大同来上学，可我跟那个西柴市小学没有缘分，我是在大福字小学报了名。

村猴

小学校开学前的八月底，我妈领着我从姥姥村来到大同，到西柴市小学报了名。可是快开学的时候，我病了。让自行车给撞了，右嘴角撞得里外透了亮，缝了好几针。等拆了线消了炎，过了二十多天了，我妈这才领我到学校去报到。学校的那个主任舅舅说你们报名是报名了，可你们这么长时间没来报到，以为你们不来了，你们的名额让别人占了。我妈说孩子有病不能来，主任舅舅说那你们应该来请个假说一声，我们就知道你还要来，可你们没请。我妈说我们顾着给孩子看病，哪能想起来迟了你们会不要我们，你们这么大的一个学校多这么一个学生怕啥。我妈接着说：“再说了我这个孩子是个灵孩子，你忘了上次给你背书。把你们一家人笑的。”主任舅舅看看我，想起来了。指着我说：“哇，是个你。那好说，我给请示一下校长去。”他让我们等着，他出去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主任舅舅回来了，摇摇头说：“校长说了，我们主要是没有多余的桌子凳子，你们自己能解决桌凳的话，就能来。”

我妈说：“好哇，我们回去想想法子。”

我们跟学校回来了。一进街门，在二门巷廊碰到了宝宝。前些日就是他追着打我，我没往家跑却是向街外跑去，让南边骑来的自行车

把我给撞了。我跑得飞快，那人骑得飞快，我一下子让撞翻了。撞得右嘴角里外透了亮，到医院缝了五针。

那些日，我妈顾着给我看病，没有找宝宝算账，这下碰到了。我妈又正好是为我报名没报成，心里窝着火儿。她一看见宝宝，气就上来了，冲当胸一把把宝宝揪住，一用力，像是提着一个提包似的，把宝宝横着提起来。宝宝吓得哇哇叫喊。我妈没再打他，只是把他从二门巷廊提进了院里。提到了当院，问他敢不敢了，再敢欺负招人不了。宝宝只是哇哇叫喊，不回答。这时，院人们也出来了，看红火。我妈说，好小子，你不告草就把你扔房顶。说着我妈就伸直胳膊，左右用力地悠晃：“爷今天非把你扔房顶不可。”

“不敢了不敢了，别扔我别扔我！”宝宝求饶了。

我妈停下悠晃，但还提着他，问：“再欺负招人不了？”

“不了，不了。再不欺负了。”

我妈这才把宝宝放地上。宝宝没往起爬，趴地上哭。他奶奶过来责问我妈：“你一个大人打小孩，讲理不讲理？”我妈说：“我孩子打不过他，我能打过。我就要打。这就是我的理。”宝宝奶奶说：“你这是不讲理。大人打小孩儿。”我妈说：“我就是这么不讲理。你不服气，来，让你打我两下，我不还手，但除了我，谁也不能打我孩子。谁打我孩子，我就没给他股好的。”

院人们把我妈给推回了家。回了家我妈又强调我，谁打你你甭还手，你告诉妈，妈给你去打他。

听着没？我妈大声喝问。我说噢。

最终，我和这个叫做西柴市完全小学的学校没有缘分，本来是家离得这里最近，可没有在这个学校上了学。最后是由五舅舅给我联系到了距离草帽巷很远的大福字小学。